

父亲最后的端午节

□陈进

父母在世时,端午节是一个想吃想回家的节日;父母走后,提到端午节满脑子都是父亲的影子,已然成为怀念父亲的纪念日。父亲离开已经五年,他最后一个端午节住在老家,是我陪他度过的。

2019年6月7日,端午节,小雨。一大早,我独自提着一袋粽子赶回老家跟父亲团圆。父亲早早守在路边,一见到我特别激动地迎上来。刚进屋,他又说特别想念母亲,希望我们能把母亲也从城里接回乡下来。彼时的父亲像一个任性的孩子,让我们几个孩子又爱又恨。本来我们姐弟几人商量好的,把父母接到主城区,姐弟几人隔得近,随时可以来探望,大姐也愿意一面照顾小家一面照顾二老。母亲很开心,父亲也同意了,可是住了不到两年,父亲就闹着要回乡下,那时二位老人都重病缠身,几百公里的路程可不能随便折腾,于是大家就果断拒绝了父亲的要求,说是过年过节想回家了,身体状态允许时大家一起回家。没想到父亲嘴里答应却做了背离大家的事。就在那个端午前的一个月,他悄悄收拾了个人行李,独自坐车回了老家,他说再也不想离开老家了。父亲中途几次往返老家和城里都没说过这样的话。的确,在这一次独自回老家后,他就真的永远守在了那里。

父亲是患有前列腺癌的,两年了,

只是大家都瞒着没告诉他,吃药时就说是因为以前的前列腺手术后遗症引起的不适。他逃回乡下后,几个儿女还没来得及去看他一次,一来隔得远,他和母亲相隔几百公里的距离,顾了母亲就顾不了他;二来也有些赌气,专门不去看他,就任他自己一个人在乡下折腾。大概父亲也没想到,曾经顶天立地的他,在失去孩子的悉心照顾后,身体很快就出了问题,双脚浮肿得厉害,连鞋都穿不进去。父亲似乎有强烈的不好预感,非常紧张,不停地给我打电话,和我一见面就委屈得像个孩子那样哭起来。

这个倔强了一辈子的老头儿,在病魔的连年摧残下已越显单薄。此时,肿胀的一双大脚,支撑着一副干瘦的身体,走路颤颤巍巍的。我不敢表露自己的情绪,只觉得心里像有一窝蚂蚁在分噬的疼痛感。我唯一能做的,就是像小时候他照顾我那样,一边紧紧牵着他的手,帮他抹去眼角的泪水,一边安慰他不用担心,马上陪他去医院。

无心思提端午过节的事情,我搀扶着父亲来到镇上的卫生院。还是不能让父亲知道患癌的真相,我扶他坐在走廊椅子上,再去跟门诊内医生商量拿药的事情。刚走到医生旁边,一个抬头,父亲已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,正扶着办公桌边的玻璃栅栏,静静地望着我。我赶紧用医生的笔在纸上写了“Ca”字样,然后才说拿点消肿止痛的药,那是个年轻的医生,立马心领神会地回答,专门让父亲听到:“我给你开点药,保证两天就可以消肿。”我微笑着望向父亲,父亲好像轻松了一点,也挤出一个微笑回答我。

天上仍

飘着小雨,我喊了一个三轮车几分钟就回了家。父亲胃口不好,不想吃饭,我就只蒸了几个粽子,冲了一碗蛋白粉,父女俩劝来劝去终于把食物消灭干净,扑哧扑哧,我们一阵大笑,算是端午把该吃的粽子吃下了肚。

父亲服了药,午休了。我第一次和父亲躺在同一张大床上,躺在母亲的位置,我还牵着父亲的手。我们都很疲倦,可很默契地都不舍得睡去,天南地北地侃着聊着,从家里说到家外,从他小时候说到我们几个孩子小时候,父亲说了很多的话,聊得最多的还是母亲。每提到母亲,父亲的声音就会变得哽咽,每个字音里都含着浓得化不开的思念和愧疚之情。父亲是很少有泪的人,我知道的父亲上一次哭泣也是因为母亲。那是母亲74岁春天因肝胆管结石引起高烧不退,住院两个多月后仍是神志不清,他不能去医院陪伴,在老家声泪俱下地哭了一场,那一次特别难过,他以为母亲再也回不来了。

我们就这么躺着,聊着,累了就闭着眼睛养一会儿神,然后接着聊。我摩挲着父亲干瘦而粗糙的大手,偶尔把它举到半空久久地端详,心里总是生疑,这怎会是父亲的手呢。父亲历来是大力士啊,手臂有发达的肌肉,肩挑背扛,手抡大锤,从来都不在话下的。而凝视眼前的手,手指严重变形,每根手指末端关节处齐齐扭向同一个方向,一张皱巴巴的黑皮包着嶙峋的骨头,被我紧紧握在手中,显不出半点生机,更没有力量感。我突然好害怕,害怕一松开,那分明的骨节就会四分五裂了去。我用另一只手举着手机,自拍了一张父女俩躺着的大头合影。清晰的照片里,父亲那消瘦的胡子拉碴的脸颊和潮湿的眼窝,我多年来都不忍直视。

几个小时后,雨停了,我牵着父亲缓缓坐起来。还好,那消肿药果然有效

果,父亲可以轻松把脚塞进鞋里了,走起路来轻松了许多。我们走下楼,去田边摘了些豆角和薤菜回来,父亲执意要和我一起做晚餐。他用电饭煲煮了饭,又耐心地淘洗蔬菜,我操起锅铲配合着他的节奏,炒了荤素搭配的两个菜。吃饭时,父亲带着慈祥的微笑,我们互相给对方夹菜,还说了端午安康的祝福语。当我说准备回城里的家时,父亲又开始难过起来。我知道,他想念母亲了,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一个人守着节日的夜晚,他真的太哽咽着提起母亲。

我没有再说回家的事。我和父亲,两个人,第一次,在老家度过了一个静寂的夜晚。

父亲在那个端午节后七个月离世了,不是因为疾病,还是因为母亲。节后,我们姐弟几人再度商量,父亲执拗地要留在乡下,只好把母亲也接回来,大姐跟着回到乡下照顾他们。痛惜的是母亲在回来两个月就意外去世,父亲再也无法原谅自己,每天不吃不眠,坐在母亲的坟头以泪洗面,没有熬到春节就追随母亲而去了。

那个端午节,2019年6月7日,下着小雨的端午节,也从此定格在了我记忆的深处,和父亲在一起的一天一夜,成为端午节的时光烙印,再也挥之不去了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五小学)

奇特的忠州端午龙舟竞渡

□陈仁德

每年端午节的龙舟竞渡,是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源远流长的风俗习惯,也是一项传统体育活动。人们用这一形式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,同时也尽情享受龙舟竞渡带来的欢乐。各地的龙舟竞渡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,即统一设定起点和裁判,实行公平竞争,决出公正的名次。唯有地处三峡库区腹心的忠州(今忠县)完全例外,自古以来,龙舟竞渡从不统一设定起点,也不统一发令开始,甚至连裁判也没有,整个龙舟竞渡过程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竞争。这一特点全国罕见,它使忠州龙舟竞渡比一般龙舟竞渡更生动活泼、意趣盎然。

古忠州城依据其濒临长江的位置,习惯上分为上码头、中码头、下码头。三个码头都有专用的龙舟,分别名为白龙、黄龙、乌龙。平常,龙舟都在岸上专修的“龙船屋”里供奉着,只有五月初五这一天才抬下河去一显“龙”姿。龙舟长三丈许,宽可并坐二人,形如长剑。一般每船坐手执短桨的划船健儿20余人。船头站立一旗手,手举七尺长一尺宽的长旗——当地人称为“招子”,“招子”亦根据各自的船名分别为白色、黄色、青色。船中置锣鼓,坐锣鼓手。龙舟划动时,旗手用浓郁的川音高喊:“嗬——嗬哦嗬哟——”全船健儿齐声响应:

“嗬——嗬哦嗬哟——划过哟,江哦哟——嗬——嗬哦哟!”锣鼓手根据旗手的号子节奏击打锣鼓。龙舟速度的快慢,取决于全船健儿的体力与意志,以及完美的合作。最重要的角色是站立船头的旗手,旗手犹如战场上的将军,当龙舟疾如箭镞般穿过惊涛骇浪时,他必须稳稳站立在窄而尖的船头上,面向全船健儿挥动七尺长的“招子”,喊出气壮山河的号子,指挥全船行动。在整个竞渡活动中,他是最引人注目的人物,是充满阳刚之气的真正男子汉。

竞渡的程序是这样的:

三艘龙舟在忠州古城下的长江北岸边慢悠悠地出发,这时号子声和锣鼓声都很舒缓,健儿们漫不经心地在江中划上划下,看上去没有一点“竞争意识”。但其实谁心里都有数,这是在选择时机,寻找最佳起点,同时也都在暗暗观察另外两只龙舟的动向。等到接近中流,觉得时机成熟,优势占定后,才由旗手发出信号,舵手扳舵,鼓手定鼓,全船健儿一起动手,加速向南岸划去。这时,旗手将一只手左右挥舞,“招子”改为双手上下挥舞,活像将大刀凌空向下猛劈,号子声不再是一呼一应,而是众口齐呼,“招子”扬起,全船大喊:“嘿!”“招子”下落,全船大喊:“啞!”气势磅礴夺人,节奏急促震耳。鼓手将两槌交替敲击改为双槌同时猛击,鼓点与“招子”合拍,号子与船桨齐下,一时,江面上蛟龙飞腾,欢声如云,两岸的人都

不再出声,静气凝神,盯住江面不转眼。这时,另两艘龙舟差不多已行动起来了,于是竞渡开始。

但是,这时任何一艘龙舟如果认为自己处于劣势,都可随时掉转头,重新选择时机,不存在弃权的问题。已划出的龙舟少了对手,也就得依照不成文的规矩掉过头来,把船放到下游,再慢慢往上划,找机会。这样几经反复,直到三方都认为可以了,竞渡才真正开始。整个过程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起点。

假如某一方始终不能定鼓出发,甚至到了非出发不可的时候还不定鼓,就叫作“输了码头”,这是奇耻大辱,不仅要受到其他码头、也要受到本码头的耻笑。习惯上人们都是宁输名次不输码头的,硬着头皮也要定鼓出发。

忠州龙舟竞渡不抢鸭子,胜负的依据是看谁先到达彼岸,再上岸去竹丛中砍回一根青青的竹子来,这一习俗称为“抢青”。当龙舟抵达彼岸后,旗手即一个箭步跃上江岸,高举“招子”向河这边挥舞,表示已经过江,称为“亮招子”。然后飞跑到岸上的竹林里——南岸满山都是竹林,手忙脚乱地砍下一根竹子连着枝叶拖

上船,这时船上擂起得胜鼓,两岸欢声雷动,鞭炮齐鸣,经久不息。

由于没有终点裁判,在两只或三只龙舟登岸时间都非常接近的情况下,究竟谁先亮“招子”,谁先“抢青”,谁先擂得胜鼓,都难以准确判断,有时便发生争执。河这边鞭炮震天锣鼓动地时,河那边争执的双方可能已经挥动船桨打起来了。但这并不影响节日的狂欢气氛,也不影响双方的友谊,健儿们一会儿就像兄弟一样了。

忠州的健儿们都以能参与龙舟竞渡为荣,他们穿恶浪破惊涛过险滩,累了吃自家的饭,伤了自家治,淹死自家埋,输了自己认,不取任何报酬,没有任何抱怨,用现在的话讲,才真正叫“贵在参与”,这正是从上古遗传至今的一种可贵的淳朴至极的民风。

(作者系重庆文史书画研究会原副会长)

